

人类細胞遺傳學的進展

劉祖洞 項維

(復旦大學遺傳學研究所)

近年来，遺傳學和醫學中富有趣味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但是遺傳學中密切聯繫醫學的一個分支——人類細胞遺傳學上取得的最新成就，却特別引人注意。

人類細胞遺傳學結合了細胞的觀察和遺傳學的分析，對人類的各種性別異常和先天性缺陷作了縝密的染色體分析。得到的研究結果，不僅豐富了遺傳學的理論，還為臨床上的正確診斷提供一個有力的工具。現在我們就這門學科中新近發展的情況作一簡要的敘述。

人類的染色體數和形態

以前 Paintel (1923) 認為人的染色體數是 48 個，其中 23 個是常染色體，一對是性染色體。性染色體隨性別而異，在女性中是同樣的一對，都叫做 X 染色體，而在男性中則大小懸殊，大的也是 X 染色體，小的叫做 Y 染色體。de Winiwarter 和 Oguma (1930) 虽也同意女性的染色體數是 48 個，但認為男性的染色體數是 47 個，那就是說，男性只有一個 X 染色體，Y 染色體並不存在。長久之間繼續爭論着，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

因為人的染色體數較多，在有絲分裂中期都聚集在一起，用一般的制片染色方法是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的。

1952 年徐道覺 (Hsu, 1952) 首先採用組織培养的材料，用低滲溶液處理來觀察人的染色體。以後這方面的實驗技術不斷地改進，使我們能夠清楚地觀察染色體的形態，正確地計算染色體的數目。

改進後的實驗技術主要包括下面幾個方面：(1)用胚胎組織如腎臟、脾臟、羊膜等，或用臨牀上容易取得的成體組織，如骨髓、皮膚、內臟組織等，在含有血清、水解乳蛋白、鹽類、抗菌素等的培養液中培養一個時期，使細胞在培養瓶的玻璃平面上長成薄薄的一層。最近培養外周血液也獲成功，用四季豆中抽提出來的植物性血球凝集素可把血液中的紅血球沉淀，並促進細胞分裂，然後把血漿連同白血球放在含有血清、各種氨基酸、維生素、鹽類、抗菌素等的人工培養液中培養。(2)在培養的後期，放少量的秋水仙素，抑制細胞分裂時紡錘絲的形成，使細胞分裂停留在中期，形成所謂 C- 有絲分裂，可以清楚地觀察染色體的形態。(3)再用低滲溶液處理，使細胞膨脹，這樣，分裂

細胞中本來已經分散的染色体，更可均匀地分散在一个平面上。（4）用醋酸洋紅、醋酸奧辛、醋酸大丽、或孚根反应等染色，制成美丽悅目的显微鏡标本。

有了好的标本，可以看到清晰的細胞分裂图象，使 Tjio 和 Levan (1956) 能够得出結論說，人类体細胞的正常染色体数不是以前所說的 48 个，而是 46 个。在这 46 个染色体中，22 对是常染色体，而其余的一对就是上面已經提到过的、与性別有关的性染色体，在女性是相同大小的一对 X 染色体，而在男性是大小不同的一个 X 染色体和一个 Y 染色体。現在我們用中国人的材料，从肾脏、骨髓、羊膜等不同組織来觀察，也得到了相同的結果（項維，朱定良，呂曼珣和刘祖洞，1962）。

染色体的絕對长度和一般外形随分裂細胞的来源、秋水仙素处理的时间和浓度、固定和染色的种类而有不同，但是依然保留它們的个体性。这主要表現在它們的相对长度和着絲点的位置上。各个染色体的长度相差很大，最长的染色体大約是 7μ ，約为最短染色体长度的 5 倍。各个染色体上着絲点的位置也不同，有位于中部的，有接近中部的，一直到几乎位于端部的，从而使染色体形态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把各个染色体依据相对长度和着絲点位置順序地排成 23 对，除一对性染色体外，22 对常染色体分別給以 1 到 22 的号码，这就是所謂 Denver 体制 (A human chrvmosome study grop, 1960)。这 23 对染色体归并为 7 羣，X 染色体属于第 3 羣，而 Y 染色体很小，属于第 7 羣。染色体羣与羣之間是易于分开的，但是在某些羣內，个别染色体間，单是依据染色体的相对长度和着絲点的位置，还不能十分确定地

区分开来。例如第 3 羣的染色体就是很不容易相互識别的，而第 6 染色体与 X 染色体則更难鉴别。

性染色質小体与鼓槌

男女的性染色体不同，觀察性染色体的形状应当可以鉴定性別。但人的染色体数多，相互区分不很容易，如碰到性別异常的患者，性染色体数目有所增減，或性染色体形态有所改变，就是精于此道的人也会感到很大的困难，所以找寻其它指标，以提供线索，协助鉴定，是十分必需的。

觀察患者的外貌，检查内部的性腺，自然很重要，不过在細胞遺傳学方面还有两个可靠的指标，簡而易行，可供利用。現在先就正常性別，将这两种指标的一般性质分別說明，至于在异常性別中的变化，還将在下一节中提到。

(1)性染色質小体 Moore, Graham 和 Barr (1953) 發現，在人的体細胞，如皮肤或口腔粘膜的細胞中，某些間期核有一种孚根反应阳性的浓染顆粒，大小約为 $1.5\mu^2$ ，边缘很清楚，通常位于核膜的內側，这种小顆粒就是性染色質小体。

根据文献資料，女性的口腔粘膜細胞核中，大約 45.6% 有一个性染色質小体，但在男性的細胞核中，多数完全不存在，但也有少数男性的核中具有这种小体，不过小体的数目都低于 10% (图 1)。

因为性染色質小体与性染色体都跟性別有关，所以性染色質小体可能和 X 染色体上的异染色質部分有关，关于它們之间的关系有二种說法：(1)一个 X 染色体的异染色質部分与另一个 X 染色体的异染色質部分相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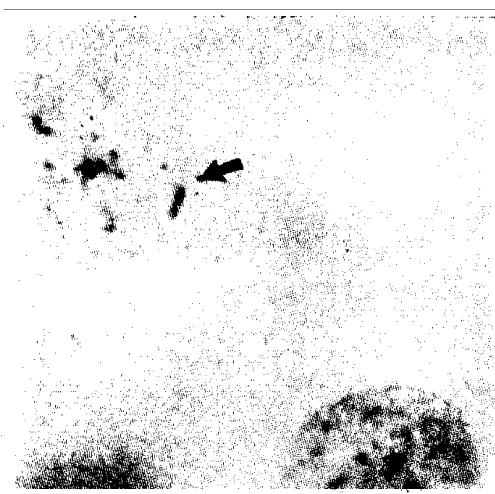


图 1. 口腔粘膜細胞核中的性染色質小体
(約 $\times 2500$)

融合，成为一个小体。(2)二个X染色体中的任何一个发生异固縮，就能成为个性染色質小体。这两个說法是对立的，現在支持第二个說法的事实更加多些。不过，不論它們的成因如何，性染色質小体总是一个比較可靠的指标，可用来协助性别的检定。

(2)鼓槌 性染色質的另一种表現，是血液里多核白血球中可以看到的鼓槌(Davidson& Smith, 1954)。血液塗片用 Giemsa 等染色后，某些多核白血球中显示直径約 1.5μ 的圓形小突起，有一个小柄和白血球中分叶的核相連接，形状很象鼓槌，所以有此名称(图 2)。根据我們的調查，在中国人中，女性的 3.8% 多核白血球有鼓槌存在，而男性是没有的。所以根据多形核白血球中鼓槌的有无，也可帮助性别的正确鉴定。

性染色体异常及其表型

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为一个女人还是男人，与性染色体有密切的关系。

临幊上时常可以碰到性別异常的病例。这些患者在外貌上可能比較象男人或近似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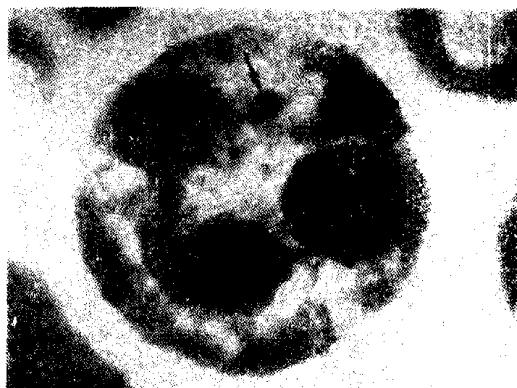


图 2. 多核白血球中的鼓槌(約 $\times 4000$)

人，但是經過检查，往往发现他們的性別是畸形的。对于性別异常的发生原因虽然从內分泌和組織学的角度进行过大量的研究，但是进展不多。最近由于上面提到的組織培养法的应用和細胞学技术的进展，已知有几种人类的性別畸形(如两性畸形)与性染色体的畸变(包括数量和形态)有密切关系。現在根据性染色体結構中有Y的，沒有Y的，以及具有二种性染色体結構的嵌合体，对其中比較重要的或常見的例子，分別就其表型性別，临床症状，性染色体結構以及性染色質小体和鼓槌的有无等加以簡單說明。

(1) 有Y的性染色体結構畸形

XXY 个体——这是性染色質小体阳性的 Klinefelter 症候羣，是在 1942 年由医师 Klinefelter 报告的(Harnden 和 Jacobs, 1961)。患者的外觀是男性，但睾丸发育不全，不能看到精子形成。用組織学方法检查，精細管呈現玻璃样变性。尿中促性腺激素排泄值上升，常常出現如女性的乳房(男子乳腺发育症)，智能一般低下。患这样症状的人，不到結婚年龄是不会受到注意的。即使到了結婚年龄，大多数患者还显示一般的身體发育，外阴部也看不到和其它的人有什么不同。常常因为不育和不正常的乳腺发育来求

診。估計有这种病而沒有就診的人也不在少數。檢查 Klinefelter 症候羣患者的口腔粘膜，有性染色質小体阳性的和阴性的，阴性的是伪 Klinefelter 症候羣，这将在嵌合体部分說明。檢查性染色質阳性的患者，部分多核白血球中有鼓槌存在，他們的体細胞染色体数是 47 个，可以看到 22 对常染色体和 2 个 X 染色体外，还有一个 Y 染色体，所以性染色体結構是 XXY。

XXXY 个体——这种人的外觀象 Klinefelter 症候羣，但沒有乳腺发育，患者的外觀是男性，腹腔中有小睾丸，精神薄弱。特征是在一部分口腔粘膜細胞中性染色質小体有二个；一部分多核白血球中鼓槌有二个。染色体数是 48 个，除 22 对常染色体和 3 个 X 染色体外，还有一个 Y 染色体，所以性染色体結構是 XXXY。

(2) 无 Y 的性染色体結構畸形

XO 个体——这是性染色質阴性的 Turner 症候羣，根据最初記載这个症候羣的醫師 Turner 而命名的。患者的外觀象女性，第二性征发育不良，卵巢完全缺如，或仅存少許結締組織。所以也叫做性腺发育不全症。当然是原发性无月經的。通常頸部有翼状贅片，肘外翻。智能低下，但是也有智能正常的。檢查患者的口腔粘膜，也有性染色質小体阳性的，这是具有二种性染色体結構的畸形，将在嵌合体中談到。大多数是性染色質小体阴性的，多核白血球中无鼓槌。他們的体細胞染色体数是 45 个，包括 22 对常染色体和一个 X 染色体，所以是 XO 型。

XXX 个体——外貌和普通女性沒有两样，但性器官发育不全，表現原发性无月經；但也有性器官沒有异常，月經也正常，而且生了四个小孩的，但智能都低下。体細

胞染色体数是 47 个，有 22 对常染色体和 3 个 X 染色体。部分口腔粘膜細胞核中有一个染色質小体的，也有二个染色質小体的。多核白血球中，偶而可以看到有二个鼓槌。

xX 个体——一个 X 染色体特別大，着絲点的位置在染色体的中央。这个异常染色体可能是这样形成的：正常 X 染色体在着絲点附近切断，然后染色体长臂与长臂融合，成为等臂染色体，或者正常 X 染色体的短臂部分重复，使短臂增长，所以有一个 X 染色体特別大。患者有侏儒症，卵巢仅存結締組織条索，原发性无月經，乳房不发育。性染色質小体出現率很高，大約有半数非常大。鼓槌的出現率也高，而且似乎比正常大（松永英，1961，1962）。

(3) Y 染色体的作用

根据上面的叙述以及其他文献的報告，知道有 XXY, XXXY 和 XXXXY 染色体結構的个体，外形都是男性，而缺少 Y 的 XO, XXX, XXXX 等的异常个体都是女性，可見 Y 染色体在人的性別分化上是有重要作用的。有一个 Y 染色体，就使个体的发育趋向男性，在外觀上成为男人，缺一 Y 染色体，就使个体发育趋向女性，在外觀上近似女人。

Y 染色体虽有強力的男性化基因，但它的作用也不是絕對的。因为某些个体有 XY 型性染色体构成，身體內有睾丸，可是外形和正常的女性沒有两样。現已知道象这样的睾丸性女性化起因于基因突变，不在本文討論范围之内，但由此也可說明性別决定的机制与性別分化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我們現在的認識还很有限。

(4) 具有二种性染色体結構的嵌合体

有些个体具有二类幹細胞，它們有着不

同的性染色体结构，象这样的个体叫做嵌合体。最初报告的是一个男性 Klinefelter 症候羣患者，有 XXY 和 XX 二类幹細胞，以后报告的是一个女性 Turner 症候羣患者，她有 XO/XX 二类幹細胞。当时大家对之信疑各半。可是現在看来，在性染色体异常个体中嵌合体并不少見。

根据 Harnden 和 Jacobs (1961) 的綜述，有 XO/XY, XO/XX, XO/XYY, XO/XXX 结构的四类嵌合体，都是患原发性无月經的女性，性器官发育不全。有 XX/XXY, XY/XXY 和 XXXY/XXXXY 的三类嵌合体都是性腺退化的男性，第二性征发育不全。每一嵌合体中，两类幹細胞的相对比率，随所检查的組織，如皮肤、骨髓、血液等，而有一定程度的差异。所以单检查一种組織，很可能把嵌合体忽視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嵌合体所表示的性別，虽然一般都象上面所指出的一样，如有 XO 幹細胞的嵌合体都显示女性，有 XXY 幹細胞的嵌合体都显示男性，但在个别情况下，随原始性腺幹細胞的相对比率，也可趋向另一方向发育的。例如 XO/XY 的嵌合体，如原始性腺大部分由 XO 幹細胞而成，显示女性，反之，如大部分是 XY 型幹細胞，则表示男性化的倾向（松永英，1961, 1962）。

常染色体异常

在人的所有染色体中，除了性染色体的数目和形态可以发生变异，引起性別畸形外，有很多報告證明，在 22 对常染色体中，个别染色体数或形态的改变，以至整套染色体的倍加，也与很多先天性疾病有着因果关系的。

(1) Langdon-Down 症候羣 这是儿科方面不很少見的一种先天性疾病，患者智能极低，体征变化很大，主要診断标准是第三囱門的存在或虹彩上有一小白斑点。因欧洲人患者的面貌有些象健康的蒙古人样子，所以国外文献一般通称蒙古人样痴呆症。其实这样的称法是不恰当的，所以現在有人建議，用最初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称为 Langdon-Down 症候羣 (Penrose, 1961)。

这病的原因以前一直不知道，有人怀疑可能与染色体畸变有关，使遺传的平衡破坏，但是由于細胞学技术的限制，未能有直接証明。直到 1959 年，Lejeune 等 (1959) 分析組織培养材料的染色体，无可辯駁地証明，多了一个小的近端着絲点染色体，所以这种患者的体細胞染色体数是 47 个。根据 Denver 体制，一般認為这个近端着絲点染色体是第 21 个。

現在也发现有少数 Langdon-Down 症候羣患者，仍然具有 46 个染色体。經過仔細分析，这是由于易位的关系。例如有的是 15/21 易位，就是超数的第 21 染色体附着在第 15 染色体上；而有的是 21/22 易位，就是这个多余的染色体附着在第 22 染色体上。所以总染色体数虽是 46 个，但多余的第 21 染色体还是存在的，不过附着在其它的染色体上而已。

(2) 其它常染色体异常 某些其它常染色体多一个时，也引起各种多重的先天性畸形。曾經报告过有七个幼儿，他們的耳朵畸形，着生的地位比正常的低，下領很小。检查他們的体細胞染色体数，都比正常的多一个，至于多那一个，根据研究者的不同，有的說是第 17 个，有的說是第 18 个。不过这两个染色体的外形非常相似，所以很容易把

其中一个看做另一个，而事实上很可能都是同一染色体比正常多了一个。

还有三个患者，他們的显明病征是眼的缺陷，其中一人几乎是无眼畸形。他們都有一个超数染色体，不过多那一个染色体不能肯定，非常可能是 13—15 羣中的一个。

关于其它常染色体多一个的病例还有很多起报导。不过在常染色体异常中，最堪注目的是一个婴孩，在检查时年龄一岁，显示多重的先天性缺陷。他的体細胞有 69 个染色体，如把这些染色体按次序排列起来，正好每一染色体都有三套，只有性染色体是合于 XXY 的解释的。

染色体数异常的起因

染色体数异常一般是由不分离作用引起的。在性細胞成熟时要經過減数分裂。在分裂的前期，每一对相同染色体相互配对，在后期时相互分离，各自分到二个子細胞中去。假使这个过程发生差誤，某一对相同染色体沒有配对，不約而同地分向一个子細胞中去，或者是某一对相同染色体是配了对的，可是沒有分开而共同进入一个配子中。这样就引起上面談到的各种染色体数异常。

例如 XXY 的 Klinefelter 症候羣有 3 个性染色体，就可用不分离現象來說明。設母亲的卵子形成时，她的 2 个 X 染色体同时进入一个卵中，这个卵子被正常的精子授精后，就可以产生 XXY 型异常的儿子。这样的推論，現在已由遗传学証明了。有一个例子，母亲是色盲的，而父亲是正常的，他們的 XXY 型儿子也是色盲的。因为色盲基因对正常視覺基因是隐性的，都位于 X 染色

体上，所以患色盲的母亲的二个 X 染色体上都有色盲基因，父亲的視覺是正常的，他的 X 染色体上带有的是正常視覺的基因，而 XXY 型儿子是色盲的，他的 2 个 X 染色体自然也都带有色盲基，因而这样的 X 染色体是父亲所沒有的，所以一定都是由母亲来的，因而可以知道，不分离現象是发生在母亲方面。(Lennox, 1961)

Langdon-Down 症候羣患者有三个第 21 染色体也可这样地說明。患者的母亲形成卵子时，两个第 21 染色体进入一个卵細胞中。而另一細胞中一个也沒有。有两个第 21 染色体的卵子被正常的、帶有一个第 21 染色体的精子授精，形成 Langdon-Down 症候羣的孩子。如沒有第 21 染色体的卵子被正常的、帶有一个第 21 染色体的精子授精、因为合子中只有一个第 21 染色体，所以一定在怀孕的早期死亡了。Langdon-Down 症候羣子女的出生一般随母亲年龄的升高而增加，这可能与年龄大时不分离頻率增高有若干关系。

不分离現象不仅可以发生在減数分裂时，而且也可以发生在胚胎发育的早期。例如，至少有两个女性嵌合体，她們大約含有等数的 XO 和 XXX 細胞。他們可能从正常的 XX 合子开始发育，但在受精卵的第一次分裂时，一个 X 染色体分裂为二，正常地分向两个子細胞，但另一个 X 染色体分成二子染色体后，都进入一个子細胞中，結果一个子細胞只有一个 X 染色体，而另一子細胞有三个 X 染色体，形成了 XO/XXX 的女性嵌合体。自然不是所有嵌合体都是这样形成的，例如 XXY/XY 的男性嵌合体，可能从 XXY 合子开始发育，在胚胎发育的早期失去一个 X 染色体，使一部分細胞恢复常态，

而另一部分細胞仍旧保持 XXY 型結構，結果成为一个 XXY/XY 型嵌合体。

結 語

上面已將人類細胞遺傳學的進展，就其重要的作了系統的介紹。此外如慢性骨髓白血病与一个最小常染色体的部分缺失 (Tough 等, 1961)，急性白血病与一个常染色体的重复 (Kinlough 和 Robson, 1961)，X 光深部治疗与大量体細胞染色体畸变的发生等，因限于篇幅，不作深入說明。总之，近年来，人類細胞遺傳學的進展是迅速的，所得的研究結果，不論在遺傳學理論上，还是在臨床的診斷上，都有其重要的意義。所以我們寫成這篇綜述，促進國內醫學家和遺傳學家的注意，願大家共同來開發這個新的富饒而廣闊的園地。

參 考 文 獻

- 項維、朱定良、呂曼璣、劉祖潤 (1962)，中國人的染色體組型，*科學通報* 6:40。
A human chromosomes study group (1960), A proposed standard of nomenclature of human mitotic chromosomes, Supplement to Cerebral Palsy Bull.,

Vol. 2, No. 3,

- Davidson, W. M. and Smith, D. R. (1954), A morphological sex difference in the polymorphonuclear neutrophil leucocytes, *Brit. Med. J.*, 2:6.
Ford, C. E. (1961), Human cytogenetics, *Brit. Med. Bull.*, 17:179.
Harnden, D. G. and Jacobs, P. A. (1961), Cytogenetics of abnormal sexual development in man, *Brit. Med. Bull.*, 17:206.
Hsu, T. C. (1952), Mammalian chromosomes in vitro. I. The karyotype of man, *J. Hered.*, 43:167.
Kinlough, M. A. and Robson, H. N. (1961), Chromosome preparations obtained directly from peripheral blood, *Nature*, 192 (4803): 684.
Lejeune, J., Gauthier, M. and Turpin, R. (1959), 見 Penrose (1961).
Lennox, B. (1961), Indirect assessment of number of X-chromosomes in man using nuclear sexing and color vision, *Brit. Med. Bull.*, 17:196.
Moore, K. L., Graham, M. A. and Barr, M. L. (1953), The detection of chromosoma sex in hermaphrodites from a skin biopsy, *Surg. Gyn. Obst.*, 96:541.
Painter, T. S. (1923), Studies in mammalian spermatogenesis, *J. Exp. Zool.*, 37:291.
Penrose, L. S. (1961), Mongolism, *Brit. Med. Bull.*, 17:184.
Tjio, J. H. and Levan, A. (1956), The chromosome number of man, *Hereditas*, Lund, 42:1.
Tough, I. M., et al (1961), Cytogenetic studies i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and acute leukemia associated with mongolism, *Lancet*, i:411.
de Winiwarter, H., et Oguma, K. (1930), La formale humaine, *Arch. Biol.*, 40. 見松永英 (1961).
松永英 (1961), 遺傳(日文), 15(12):55; (1962), 遺傳(日文), 16(1):63.